

父母的新天地

■张晓杰

今年春天,父母在老房子的后面挖了一个10多平方米的小园子。起初只是为了锻炼一下父亲僵硬的右臂,挖着挖着,他们来了兴致,想把这个小园好好设计一下。

于是,自从生病后就不曾握过笔的父亲找出了他的绘图铅笔,用笨拙的左手在白纸上细细描绘,画出了一张只有母亲能看懂的设计图。父亲说那张图里面有他生病前对晚年生活的所有设想。

小园成就了父母对土地的执着。他们试着将这份爱和热情播撒在这里,从栽树、养花、种菜开始。

母亲在小园的西南角栽了一棵山葡萄。父亲从多年前存下来当柴的木头里挑出细长且直的,认真搭了个葡萄架。葡萄架从园子里开始,另一端搭到老房子的屋檐上,在屋后的月台上构成一个两米多宽的凉棚。母亲说:“从栽上葡萄的那一天开始,我就盼望着它快快长大爬满架。夏天的时候可以搬一把摇椅放到葡萄架下,坐着摇椅慢慢摇,好好享受幸福的生活。”

父亲从二叔家挖回一棵牡丹,玫粉色的。母亲爱若珍宝,将它栽到了葡萄架下。母亲爱花,一辈子都爱,尤其喜欢鲜艳热烈的颜色。我和小妹小时候,母亲在前院的小园里种了很多花,品种繁杂,能够从春天一直开到深秋,那时候的母亲脸上永远挂着微笑。

后来,随着我和小妹慢慢长大,母亲越来越忙,把对花的注意力全部转到了我和小妹身上。再后来父亲做主,在屋前的小园上盖起了三间南房,母亲就只能在花盆里种几棵花,聊表一下她对花的热爱。如今能重新在地里栽花,母亲已是皱纹重叠的脸上又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透着满满的甜蜜。

父亲坚持要在小园的另一侧栽樱桃树,只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樱桃。父亲总忘不了小小的我坐在墙头上摘樱桃的样子。虽然那些时光,早已成了脑海中记忆的碎片,他知道不必回头追赶,但还是想试着用自己的方式,让时光走过的地方留下点痕迹。

我爱我家

母亲将园子中间开辟成菜地,分成几个半米见方的小畦子,分别种上小葱、韭菜、菠菜、油菜、香菜等,如今已是一派绿油油的景象。这些小青菜虽然稍显瘦弱,但每一棵都嫩得能掐出水来,让人忍不住想放到嘴里尝尝味道。

父亲用砖在月台上垒了一个池子,母亲将掺拌好的松针土、黄土和羊粪放到里面,浇透水后,插上长寿花的枝叶。他们期待着经过一春一夏的生长,秋天来临时,将花枝移植到花盆中,放到楼房的窗台上。这种开得异常灿烂而热烈的花朵将陪伴父母走过漫长而枯寂的寒冬。第二年春天来临时,父母便可以重新回到他们挚爱的小园,开始新一年的耕耘。

父母每次提起小园,眼睛里都会迸发出光彩。我的心似乎被什么东西刺中了,有股酸涩的疼痛慢慢地从心底里冒出来。父母真的老了,当曾经的苦和累都随着岁月流淌慢慢远去,在阅尽风霜的他们心中,一方小园带来的快乐已足够他们余生细细体会,慢慢回味。

那时花开

艾草青青满院香

■李忠元

端午节,我回老家陪父母过节,刚走进院子,就看见院里那片长得异常繁茂的艾草。株高大约一米,叶子有些细碎,叶子正面绿油油的,反面却有些泛白。清风吹送,远远地传来一阵阵清香。

多年来,我一直住在县城,虽然每年都能回几趟老家,但对那里的人和物都有些陌生了。没想到今年我又一次感受到了艾草情结的温馨。

端午节当天清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起了床。母亲有用温水洗脸的习惯,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温一锅洗脸水。

今天,母亲依旧雷打不动地预备了温水,但却多了一道程序。母亲用脸盆盛了温水,又到园里采了一把青青的艾草,放入脸盆中,便招呼我起床洗脸。

母亲是一个勤劳的人。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母亲天不亮就起床,开始一天的忙碌。如今母亲已年过古稀,但她还是不听儿女的劝阻,每天老早就爬起来,在灶前忙碌。

小时候,母亲做了饭,就招呼我们起床吃饭,然后目送我们去上学。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本应该好好休息,可母亲却像一个被定了点的闹钟,一旦到了那个预订的时间,咋劝她也躺不住了。

不但她躺不住,她还要一声声地呼唤我起床,催我洗脸、吃饭。本来,我想趁着假期好好补补觉,可看着母亲忙碌的背影,我也躺不住了。

我起了床,接过母亲递过的脸盆,那把青青艾草浮在水面上,飘来荡去,清香四溢。望着手里的脸盆,许多童年往事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小时候,艾草长于园中一角,葳蕤整个春夏。它们在不经意的碰触下会发出馥郁的清香,在鼻翼间漫开,引得我轻轻闭了眼,于是整个世界都一片清香。

在我年幼的记忆里,年迈的大爷身旁就放了一条用艾草编织的长绳。绳子被盘成一个大圆盘,其中一端垂到炕沿下,一天到晚始终点燃着。

大爷嗜烟如命。他总是叼着烟袋锅,动不动就续上一袋烟,再扯过燃烧着的艾草绳,用嘴吹一吹,待火力转旺,就凑近烟袋锅里的烟叶,吧嗒吧嗒猛吸两口,烟袋锅里的烟叶便随着一吸一吐明灭可见了。就这样,大爷放下艾草绳,叼着大烟袋,神仙似的喷云吐雾了。

大爷点燃的艾草绳不只是用来方便吸烟那么简单,艾草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具有驱蚊虫的功效。所以待在大爷的屋内,清香四溢,夏天无蚊虫叮咬,深觉惬意。

母亲本来就爱惜花草,她亲手在园子一角种下一簇艾草,为它们除草、浇水。天道酬勤,艾草在母亲的关照下,茁壮地长起来,清香扑鼻,引人驻足。

一到了端午节,母亲更是将艾草奉若至宝了。为了生活奔忙,我不知有多少个回不去的端午,母亲都要托人捎来一把青青的艾草,再三嘱托我用艾草泡水洗脸,以此来祈福。风风雨雨这些年,我深深感激青青艾草,是它一直守护着我们涓涓不绝的亲情。

投稿邮箱:czwbsw@sina.com

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沧州作者”字样

左右修竹

■卿闲

植物四君子梅兰竹菊中,竹最宜夏。夏日热浪蒸腾,人的每一寸肌肤也跟着烦躁不安。这时候,最需要的是丛清凉如水的绿意,来安顿被热气搅乱的心。

在夏季,国宝大熊猫的生活状态不免让人眼馋心羡。在我们食欲恹恹的炎夏里,大熊猫可以坐拥清凉的竹林,安闲地静享清风穿过竹林的惬意。

在我多年的印象里,青青翠竹大多生在南方。想那南方山林人家,篱笆小院中有几丛风中曳动的竹翠,或者房屋倚着随清风摆动的竹林,定然是丝丝清爽滑过耳际。那样的山林人家,虽是清淡布衣生活,亦让人觉得雅致。

少时在故乡的乡村生活,大多数的院落很是宽阔。人们大多在院子里种梧桐、刺槐,搭葡萄架,却很少见到种竹子的。

月落樵窗,风生竹院,在我少年的记忆里定格成稀世风景。我小学校长的家就拥有这样的雅致和风景。他家的院落立于村南的胡同口,每日去学校都要路过他家门口。红漆大门微微开着,院落里青青翠竹的翠从门缝里漾出来,不经意间惊诧了过往行人的眼。

每每路过,我总想过去趴在门前看看那院中的丛竹,可若是碰到了校长或者他的家人,该多尴尬。那时的心真是又怕又怕,可是又禁不住翠竹的绿意诱惑。

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和校长的小女儿分到了一个班,并且成了很要好的同桌。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回家。我也终于有了充分的理由走进了那个种着翠竹的院落。我每天央母亲早点做饭,匆匆吃完,便去校长家找他的女儿一起上学,以此之名而在他们家的丛竹前流连。

有一年暑假我去姥姥家玩,发现姥姥家一墙之隔的邻家院子里也种着竹子。邻家的主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妇人。她满头银发,很瘦,却很精神。姥姥的孙女儿叫她秦奶奶,我也跟着叫她秦奶奶。

秦奶奶有时又显得很落寞。听姥姥说,秦奶奶唱了一辈子戏,年轻时是戏班子里很红的台柱子。秦奶奶最喜欢在傍晚的时候搬一把老藤椅坐在翠绿的竹子前轻轻哼唱。清幽的晚风拂过竹子的绿叶,拂过秦奶奶月白的衫子、银白的发丝。那时的秦奶奶看起来神思缈远,却是很安然、静美。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谁家的院落里种着竹子。而后,我在北京生活的第五个夏天,由家人带着一起去了一个以竹命名的园子,叫紫竹苑。炎炎夏日,那到处是竹子的园子清幽、凉爽,和外面的喧哗仿佛像是两重世界。我们寻一处地方,聊天、小寐、看书。清风徐来,自在而舒缓。不免让人感叹,有竹子的地方,果是消暑的好去处。“得半日之闲,抵十年尘梦”,那是给心灵饮了周作人先生的一杯清泉绿茶。

最喜欢《二十四诗品》中所言: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在灼灼的夏季,在庭院修竹远去的年代,最恳切的是买一张竹子凉席。热浪翻腾的午后慢时光,我躺在凉席上,静下心来,感受清风曾在身下的竹子上簌簌拂过,再默念《二十四诗品》,美好的事莫过于此。

念念不忘

花开诗旅

月色荷塘

■谭哲胜

趁十里荷塘正浓情蜜意时

揽一缕荷香

蘸一滴清露

将那一抹暖悄然收藏

等远方的你涉水而来

共一池碧水

守一片宁静

香风携影,话西窗

那时

月白,风轻,水天一色

就像你和我轻盈的韵脚

和层层叠叠的低语

后来

荷塘月色被我们读成了诗书一卷

像一封情书,给你

【岁月的日记】

踏上回乡的路程,心总也无法平静。从梦开始的地方出发,每一个跋涉的脚步,被写进故乡黄昏的日记。那枚弯弯的月,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总把爱的诉说和夜的影子,一起拉进睡梦中的呓语。

——超兰芳

【蛙声深处】

夏天的雨后,老人在荷塘边的凉亭里休息,阵阵蛙声惹起心中的思绪。故乡的村庄,掩映在绿色里,宛如飘摇的小船在水中荡漾。夏天的夜晚,我躺在凉席上休息,听着美妙的蛙声,也是一种幸福。

——贺红岩

微写作

“微写作”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倾听您的心声,期待您的短信留言。

【海】

我要用整片海域来爱你,用汹涌的波涛靠近你,用咸腥的海风轻抚你,用一望无际的海岸线等待你。我依稀看到了你的身影,在远处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你的长发在风中挣扎,潮水一点点漫过你的脚踝。为了寻找爱你的方式,我来到海边,整个大海都充满着我对你的爱。

——杨兴华